

千年河魂 一船鹰影

——读刘彦章《何家鹰》有感

■于华

马年农历正月初四，料峭春寒还笼罩着中原大地，刘彦章的笔触，便随着一辆缓缓行驶的车，掠过绿油油的麦田，跨过纵横的河沟，停在了七里仓的将军路畔。这一趟探访，没有宏大叙事，没有激昂颂词，只凭着与何家四兄弟的促膝长谈，便将一卷隐藏在沙颍河波涛里的六代鹰猎传奇画面，轻轻铺展在我们眼前——

沙颍河的水，养了何家六代人，也养了何家六代的鱼鹰。从清朝光绪年间的何顺领，到民国时期拜师学艺的何清玉，再到技艺顶尖的何海镇，最后到如今鬓已染霜的四兄弟，百年光阴里，何家的命运与鱼鹰、与大河紧紧缠绕。那“脚踩两只船”的鹰船，是他们的舞台；那“猫腰、屈腿、屙屎架儿”的撑船口诀，是祖辈传下的箴言；那“吹火逮、齐领逮、翻鳃逮”的擒鱼技法，是刻在骨子里的绝技。老三何建朝说，他的功夫是爹用棍子敲出来的，那腰上的篙子印，跟着他快五十年——这印记，是疼痛的勋章，是技艺的凭证，更是传承的烙印。

文中的每一处细节，都藏着中原渔猎文化的烟火与风骨。何家放鹰，有独门规矩：不准连鹰带鱼一块儿往船上捞，怕鱼的黏液污了鹰毛，失了老把式的体面；舀鱼要快、准、稳，兜住鱼头方能万无一失，那尺把阔的鱼舀子，藏着千锤百炼的手感；甚至鱼鹰的习性、鱼的脾性，都被何家兄弟摸得通透——鱼鹰三层羽毛不沾水，冬天最是得力；鲤鱼聪明会“数网眼”，黑鱼凶悍却护子。这些细碎的认知，是岁月沉淀的智慧，是人与自然最朴素的对话。

文章对“技艺”的呈现，不是博物馆里冷冰冰的

展品说明，而是带着体温与汗渍的活态记忆，比如对“打花竿儿”的描写：“两手执竹篙根部，把一丈五长的竹竿上下晃动，使之起伏如弹簧、弹跳如蛇行……青竹竿起起伏伏，如青龙点水，如绳鞭挥舞”……

文章写的不只是“术”，更是“道”。何家玩鹰的规矩里，藏着中国人朴素的处世哲学与生存智慧。“不准连鹰带鱼一块儿往船上捞”，是惜物；鱼多时“八十斤报成一百斤”，鱼少时“一百斤报成七八十斤”，是通达；“对扒”落水后“都得兑件衣裳”，是义气；“救人是良心”，是传承。这些规矩，如河底的卵石，被岁月冲刷得温润而有分量。这些江湖，没有刀光剑影，却有最动人的人情世故，没有成文的规矩，却有刻在心中的底线。

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……这份坚守，终究难抵时代洪流的冲刷。文中，最令人感叹的，莫过于“传承”二字的尴尬。何家四兄弟的下辈儿，五个男孩儿，没一个愿意学这祖传的手艺。郭海山年近八十，吴家兄弟也已六旬，如今沙颍河两岸的鹰猎传人，早已寥寥无几。外出打工比捕鱼挣钱，更让年轻一代断了传承的念想。那锃亮的“周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”牌子，挂在何家堂屋正中，更像一声无声的叹息——它能给予名誉，却留不住传人，保不住手艺。

刘彦章的文字是克制的，也是深情的。他没有刻意煽情，只是平静地记录着何家兄弟的讲述，记录着鹰船的颠簸，记录着鱼鹰的鸣叫，记录着那些正在消失的技艺与岁月。他写老门潭的传说，写白龟山水库的风浪，写新疆博斯腾湖的“五道黑”，这

些文字不仅勾勒出鹰猎文化的广度，更藏着对这片土地的眷恋。

碧绿的沙颍河还在无声流淌，一如三千年前那般，可河面上的鹰船少了，渔火暗了，渔歌淡了，那人与河相依为命的老日子，一如河上的水汽，慢慢消散了。或许未曾散尽，周口的运河古镇、淮阳龙湖，也许能为这最后的鱼鹰部落搭建一个新的舞台。可我们知道，即便有了舞台，那些真正的绝技、那些与大河共生的智慧、那些刻在血脉里的传承，或许也难以完全复原。何家六代的鹰猎传奇，终究是一段越漂越远的无字之书。

马年的春风，仿佛还在耳边吹拂；沙颍河的碧波，仿佛还在眼前荡漾。那些鱼鹰的鸣叫，那些船篙击水的声响，那些老把式们的笑容与叹息，都留在了这些让人永远怀念的文字里。

《何家鹰》写的不只是鹰，更是人，是河，是正在消逝的乡土文明。它以小见大，通过一个家族、一门手艺，照见传统非遗在当代的生存困境，也留住了沙颍河最珍贵的记忆。《何家鹰》，不仅是一篇纪实散文，更是一份文化备忘录——它提醒我们，有些技艺，一旦消失，便再难重来；有些人，一旦远去，便只余乡愁。

读完全篇，满目萧然……

但愿——我们能留住这一份漫长岁月的乡愁。

但愿——千年河魂、一船鹰影，不在我们这一代消散。

但愿——渔舟唱晚的画意诗情，能以新的姿态，继续在中原大地流淌、再现……

联语匠心总关情

——读张治国先生一组春联有感

■庞黎明

读《河岳诗词》主编、周口市楹联学会顾问张治国先生的作品，其作品不经意间总能让人有种怦然心动、神驰向往的冲动，更给人以启迪。张治国先生涉猎广泛，诗词联曲，无所不精。尤其楹联创作，无论是通用联还是专用联，短联还是长联，或山水田园、边塞征战，或咏物言志、咏史怀古，或送别悼亡、叙事抒情，总能写出别样感觉。可谓平仄律动总关情，笔端纸间写乾坤。近日阅读其一组《2026 丙午马年春联》，更能领略其扎实功底与别具匠心，现抄录如下：

联语百花

一

跃马迎春，马踏春前人得意。
衔杯饯岁，杯倾岁尾自忘情。

二

快马加鞭，征程万里何辞远。
闻鸡起舞，事业千秋不负春。

三

骐骥腾云，乘风直赴小康路。
春色染柳，带雨欲催时令花。

张治国先生的这组春联，将丙午马年的生肖特征与春节文化无缝融合，立意各有侧重，从个人情怀到奋斗精神，再到时代宏愿，形成了由小到大、层层递进的意境美。整体联律规范，辞采典雅，可谓兼具文学性与实用性的佳作。

第一副

上联：跃马迎春，马踏春前人得意。

下联：衔杯饯岁，杯倾岁尾自忘情。

这副作品情景交融，快意淋漓，聚焦于“辞旧迎新”的个人体验，充满了生活情趣与文人雅兴。

1.结构精巧：全联采用“四字领起，七字铺陈”的表现形式。上联以“跃马”点题，下联以“衔杯”对仗，一动一静，一武一文，相得益彰。尤其“马”字与“杯”字的反复对应嵌入，谐巧结合，更是别具匠心。

2.炼字传神：两个动词用得极妙。“踏”字写出了马蹄轻快、抢先迎得春意的喜悦；“倾”字则将饯行旧岁的豪迈与洒脱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3.心境写照：“人得意”与“自忘情”相映成趣，精准捕捉了人们在春节期间卸下重担、纵情欢乐的真实心境，极易引发共鸣。

第二副

上联：快马加鞭，征程万里何辞远。

下联：闻鸡起舞，事业千秋不负春。

这副联语励志豪迈、气韵铿锵，将生肖意象与经典典故结合，是一副极具正能量的“励志联”。

用典自然：下联嵌入“闻鸡起舞”的典故，与上联的“快马加鞭”形成完美的精神呼应，皆为勤勉奋进之喻。不仅词性对仗工整，精神内核也高度统一。

境界开阔：“征程万里”对“事业千秋”，空间上的广阔与时间上的长远相结合，展现了作者宏大的格局与高远的志向。

情感真挚：结句“何辞远”与“不负春”，以反问与直抒胸臆的方式，表达了不畏艰难、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。

第三副

上联：骐骥腾云，乘风直赴小康路。

下联：春色染柳，带雨欲催时令花。

这副春联讴歌时代，将马年意象与时代主题有机融合，同时展现了浓厚的田园诗画之美。

意象升级：上联不用普通的“马”，而用“骐骥”（千里马），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腾飞与高质量的发展，“腾云”二字更添磅礴气势。

紧扣时代：“直赴小康路”五个字，旗帜鲜明地融入了时代主旋律，使春联具有了记录时代的社会价值，却不显生硬。

以景结情：下联笔锋一转，从宏大叙事回归自然美景。“染柳”“催花”运用拟人手法，将春雨滋润、万物复苏的景象写活了。全联刚柔并济，既有奔向小康的速度，又有春回大地的温度。

整体来看，这组春联可谓是生肖文化与春节文化、叙事抒情与咏物言志的珠联璧合之作，充分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联作功底与灵活的表现张力。

从声律看，平仄协调，符合马蹄韵的节奏美感，读来朗朗上口。

从内容看，分别对应了“个人之乐”“奋斗之志”“时代之幸”三个层次，既适合家庭张贴增添喜气，也适合单位悬挂彰显气象。在丙午马年，这三副春联无疑是寄寓美好期盼的上佳之选。

从技法看，彰显了楹联创作“字句相等、平仄相对、节奏相协、结构相应、词性相同、语意相关”的规范性与严谨性，可谓上乘妙联佳作。